



太空舞台与诗化语言

□星 河



2016年,凌晨在其科幻作品集《离开地球表面》出版之前,曾诚邀我作序。当时我想,很多读者对冗长的序言未必喜欢,故而没做过多的学术评价,只是写下了我与凌晨相识交往的点点滴滴。这次读过她的新作《睡豚,醒来》,我还是道出了自己对凌晨作品的一些粗浅的感受性评价。

首先自然是凌晨作品中流露出的女性特征:细腻、流畅、空灵,以及诸如此类的特点。这里不是一种捷径式的性别描述,好像凌晨是女性其作品就应该具备女性特征一般。举个例子,科幻作家郝景芳同样也是女性,但她在作品中的叙述视角就更为中性,她往往会以一种无性别的目光来审视社会。

而凌晨则不然,这种女性特征在她的笔下是根深蒂固的,有时在作品叙述中,就算她刻意伪装成男性角色来叙述,甚至刻意伪装成中性的电脑来叙述(如《睡豚,醒来》中电脑的第一人称叙述),依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她的女性特征。

其次是凌晨在其科幻创作中受到过诸多经典作品的影响——

以《睡豚,醒来》为例,就深受苏联科幻作品模式的影响。对于苏联科幻文学一些年轻读者可能不甚了解,事实上那是一个巨大的科幻资源宝库;当然这种独特的科幻文学在文笔叙述上也被深深地打上了俄罗斯文学的烙印,那就是有时相对冗长沉闷。苏联曾有一部非常优秀的科幻小说《太空神曲》,也是这种进入太空开

疆拓土的故事,单就形式来看《睡豚,醒来》与其有某种相近之处。我们甚至可以从一个看似无关的细节上看到凌晨作品中这种来自异域的影响——作者使用了“乌拉”一词,而在今天这个时代早已无人再使用这一来自俄语的词汇“万岁”。

就结构而言,《睡豚,醒来》具有十分明显的舞台剧形式——一段段的封闭空间、数量有限的角色、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诸多的经典因素(类似寻父、复仇等等)。而特别生物睡豚的长眠不醒,又

给人一种《等待戈多》般的期许与无奈——虽说在作品结尾处睡豚还是睁开了眼睛,但那显然不是真正的结局,不过是为此后续集留下的开头。

同样的,《睡豚,醒来》的人物塑造也沿用了那种典型人物的刻画方式,随便举一个例子:毕鸿钧,一个颇具人格魅力、不拘泥于规则而看重人类生命的无政府主义诗人兼偷猎者——其实类似的长句式描述可以附加给乔飞廉、杜琳、麦杰等每一个角色,在此恕不一一赘述。是以这些人物都不可避免地拥有话剧舞台上浓墨重彩的脸谱形象。

与深受经典影响相平权的,是诗歌这一近乎古典传统的文学形式在凌晨科幻作品中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凌晨喜欢在作品中引用诗句,而在自我叙述中则格外注重使用富于美感的诗化语言。比如:“视屏上出现的不是惯常壁挂睡豚的情景,而是无数壁龛星罗棋布的画面。这些壁龛层层叠叠排列,仿佛山岩上的万千只眼睛,每只眼睛中都有一条睡豚做瞳仁。”“我无限哀伤地看着杜琳,是的,我的印刷电路浸透在黏稠的电解质里,所有与非门的次序都混乱异常,我感到一种叫作悲伤的情绪在电路里弥漫。”类似的句子在凌晨的科幻作品中比比皆是,给人一种很强的写意唯美画面感。

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想要对凌晨的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首先我们不妨机械地将作家的创作划分为两种极端状态:纯粹自省式的自我

写作(我管读者喜欢什么),纯粹商业化的迎合读者式写作(某些完全依赖点击的网络小说)。事实上上述两种描述确属极端,因为大多数作家的创作都介乎两者之间。那么在这种划分下,假如有一个标准的中间状态,那么我认为凌晨的写作稍微偏向于前者。

尽管如此,在这种自省式的孤独创作当中,由于凌晨极具激情的叙述,仍让读者对作品中的故事同身受并沉浸其中,同哭同笑激动不已。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凌晨早年间的《信使》和多年前的《潜入贵阳》。短篇科幻《信使》在叙述时的宣泄感,给人一种严重失控的感觉——科幻作家杨平曾怀疑我的某篇作品中有失控现象,但我告诉他其实在创作时我十分冷静,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达出来的效果;凌晨则不然,她在创作《信使》时已完全陷于一种失控状态。而中篇科幻《潜入贵阳》,简直就是一个成熟写作者对语言肆意轻松玩弄的典范。

然而现在凌晨有些成熟了,不再如年轻时那么富有激情,叙述平缓,营造结构,该铺垫的时候铺垫,该高潮的时候高潮,起伏跌宕应有尽有,就像一些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总能抓住读者的眼球。但我在阅读时,也许会随之兴奋,有时却很难再让我一同激动——当然有可能我的阈值过高,因而有些过于苛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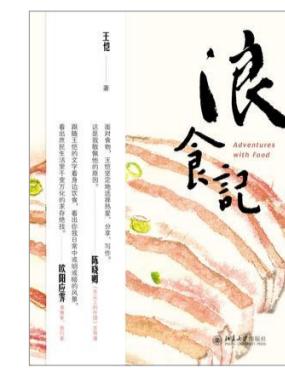
总之,还是真诚地希望凌晨在创作时能保持更多的激情。

(《睡豚,醒来》,凌晨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新书快读

主持:黎 华

《浪食记》



王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出版

《浪食记》辑录王恺数十篇书写美食的文章,按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跟随作者天南地北游食四方,第二章分门别类品味美食之道,第三章趣谈饮食写作中的历史文化,第四章则是作者对吃这一最原始的人生安慰的个人感悟。正如作者所言,本书并非餐馆指南,亦非菜谱,而更似一卷饮食浮世绘。文中所写食物不拘一格,从东北街边的烤羊肉串,到四川小镇的十年陈高粱,作者写美食,亦写美食折射的人情世相,以及美食背后不同地区人群的文化与心理。围绕食物而展开的服务员、餐馆老板,以及食客的众生相纷呈于作者笔下。

《自制美学》



【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 著
陈毅平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出版

本书反映了作者对艺术趣味与品质最广泛的见解。他认为,尽管现代艺术家通过生产一些跳脱常理以至于无法被评价的艺术品,来奋力逃避趣味的审判,但趣味仍然是不可抗拒的。他坚守艺术品质的标准,认为去探寻一种媒介最具有挑战性的要求是艺术家的责任,而这两者都是伟大艺术的必备条件。他讨论审美体验中期待和惊奇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讨论伟大艺术所带来的激动心情。

《不成问题的问题》



梅峰 编著
后浪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12月出版

老舍在《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用漫画式笔触勾画了“树华农场”非乌托邦式的人间乐园,折射出“中国式人情”的市民生活图景,以隐晦的批判与讽刺寄托了对民族命运深切的忧虑与关怀。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继承了小说的三幕剧式结构,以《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国片经典为坐标进行了影像的风格处理。影片吸收了中国电影含蓄雅致、意韵深远的古典美学风格,同时还探讨了中国式处世哲学,生动与鲜活的现实主义问题。

本书展现了从小说到电影的诞生过程:既呈现了梅峰、黄石创作的完整剧本,又同步收录了老舍原著小说,提供两种形态的文本对比,领略文学经典的改编之道;收录了主创人员的幕后创作谈,详细记录了创作思路,并提供了丰富的幕后图稿资料;收录了4篇导演专访,就导演的个人经历与创作表达、文学传统与现实观照、“新人电影”的美学风格等话题进行深入对话。

《从大都到上都》



罗新 著
新星出版社
2017年10月出版

这部作品生动还原800年前元朝两都间辇路的真实面貌——一座历史名城大都(今北京)和一颗草原明珠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由这条路相连。800年前的辉煌,已隐没在平凡的村庄和深山荒草间。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贯穿长城内外,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

罗新是一位研究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为了写这本书,他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最终抵达上都。本书还汇集了许多旅行家对于徒步的思考和意义,所引用的国外旅行家的段落,几乎都出自作者的优美译笔:“旅行就好比婚姻,如果你以为你能加以控制,那必定大错特错。”本书配以精美手绘插图,生动表现了沿途历史遗迹和人文风貌。

《衣不蔽体》



赤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出版

书名为《衣不蔽体》,并非取成语原意,而是另做引申,讲述的是服饰背后的故事。作者将中国近现代服饰演进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段: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今,依次选取各个时段有代表性的服饰,配以生动的图片,讲述中国服饰近百年的演变及其与历史潮流的联动关系,并用符号学的方法解说服装样式细节变动所含的意义。其实,从古至今,服饰都不仅仅是服饰,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潮休戚相关的。透过本书,读者可以看到“服饰的另一面”。

樊篱之外的声音

□倮伍拉且

如果说樊篱之外的思绪,如风,如云,在天地间自由飘飞,无拘无束,无羁无绊。那么,樊篱之外的声音,便属于纯粹的诗歌的声音。想到这句话,只因为我读完了刘红立的新诗集《低于尘埃之语》。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基于诗人刘红立与他的诗歌语言之间的关系,基于他这本诗集的名字《低于尘埃之语》,基于他用过的笔名“老房子”。

诗人与诗歌语言的关系,体现在诗人们不断去推敲语言,锤炼语言,纠缠语言,甚至玩弄语言。而刘红立恰恰相反。我认为他面对语言万分被动,他被动地被语言推敲,被语言锤炼,被语言纠缠,甚至被语言玩弄。从此意义上讲,不是刘红立在写诗,而是诗在写刘红立。所以我说刘红立的声音逃离了樊篱,风一样,云一样,在天地间自由飘飞。这样的境界,体现出自由的精神和意志,单靠修炼,靠阅读,靠主动追求,是难以企及的。要进入到这样的境界,只能靠天生的那一部分心性、心智、心怀。有的人把企及这种境界的人称为天生的才能,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刘红立能够企及这种境界,只因为他有不灭的童心,有不灭的关于童年、少年如梦似幻的

记忆。

说到此,我得说说“樊篱”这个词。这个词在这篇文章中,特指人类社会中的一切规范、规矩和约束,如法律、法规、体制、教育等,包括了一切理性的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思考、推理,包括了一切人类与大自然、与历史和未来、与无垠的宇宙相通的障碍。《低于尘埃之语》分五辑,第一辑“私语”,第二辑“拾语”,第三辑“寄语”,第四辑“絮语”,第五辑“赘语”,我选每一辑的第一首进行解读,避免刻意之嫌。

读完《九行诗》,我想到的第一句话:“经验之外的经验”。人生的经验,人类的经验,知识的经验,修养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经验之中,无一例外。刘红立也不例外,但他在写这首《九行诗》的那个神奇的时刻,走出了无处不在的经验。当然,这首诗完成后、被阅读后,也成为了经验。在那个初夏的深夜,诗人没完没了地被“九”纠缠,被“九行诗”纠缠。那一夜,诗人通过“九”与广阔的大自然息息相通,拥有了经验之外的经验。

《科甲巷,一条街区的能指》,这首诗所表达出来的有记忆,也有想象。记忆和

记忆所指向的,不仅是一条街区的能指,也是一条街区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未来自然属于想象,但想象在这首诗里也成为了诗人的记忆。我和那些像我一样的读者,对记忆的认识也包括了想象,比如梦境,比如冥想。这首诗,有对现实的写实,也有对历史的回顾,在写实和回顾中,寄托了诗人对未来的某种美好、善良的期盼。科甲巷,实事求是地说,我不知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是否存在这一条街巷。但我知道,诗人对这条巷子所表达出来的记忆之外的记忆。

常言说,上帝关上一道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窗外》这首诗表面上看,诗人站在房间内临窗眺望,他似乎看清楚了一切,又似乎什么都看不清楚。窗外的世界那么清晰而模糊,那么急速奔跑、运动着,把诗人孤零零抛在了房间里。一个“孤”字,概括了诗人在写这首诗歌时无助的心境。诗人站在窗内,也站在命运之内,但他深切体察到了另一种命运,与诗人的命运密切联系,又远隔时光。那个时候,上帝可能关闭了诗人所有的门窗,也可能打开了诗人所有的门窗。

(《低于尘埃之语》,刘红立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艺术家们的创作题材,关于月亮的作品不胜枚举。中秋的月亮圆满丰润,在民间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象征着团圆、团圆、美满。刘红立吟唱的《中秋月》,纷繁而复杂,数不清道不明。面对八月十五夜空中那轮圆圆的月亮,诗人似乎有些沉醉,沉醉于广袤的天地之间,沉醉于漫漫的黑夜,沉醉于丰润的月亮。月亮变成了美酒,变成了美人,变成了一切美的象征。这一切,那么的美好,诗人的声音,如同中秋的月色一样美丽,却又透露出无尽的孤寂和悲凉。

诗集第五辑“赘语”的第一首诗,名为《站台》,为组诗《我的地铁》(五首)中的第一首。诗人面对地铁,似乎面对着不停滚动的时间。站台是静止的,地铁是运动的,诗人在站台上忘记了时间的流动,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在站台上,诗人周围还有其他无数的各色人等,那个时刻,站台是一个狭小的地方,也是一个喧嚣的世界。站在站台上,诗除了观察还是观察,除了描述还是描述,他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站台上,等待列车来临的时间,诗人预感到了另一种时间的存在:存在于诗人所处的时间之外。诗人在两段时间里焦虑地徘徊。我历来认为,诗歌要么应该包含着丰满的文化信息、深刻的思想内涵,要么应该表现出诗人的文化品质,或超越尘世的纯净的声音。

(《低于尘埃之语》,刘红立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